

堪称**西方第一部**政治学著作
一部在**哲学史乃至人类思想史上**
最具**奠基性**的经典著作

理想国

(全译本)

— The Republic —

(古希腊) 柏拉图◎著

古希腊至圣的倾世之作

影响西方思想**两千五百年**的旷世奇书

全面解读人类**和谐幸福根源**的哲学经典

更**忠实**、更**传神**、更具**生活气息**的名著译本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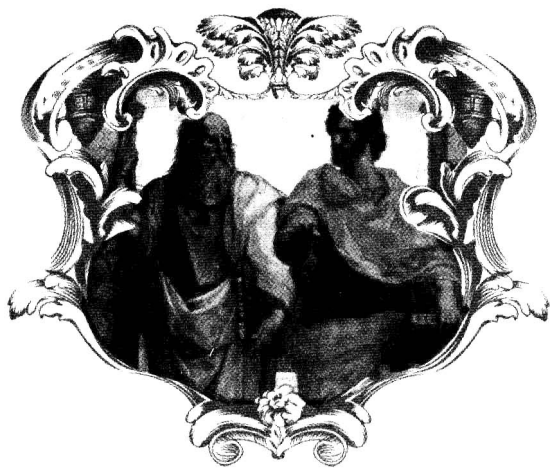
Wuhan University Press

武汉大学出版社

两千年的西方哲学史都是柏拉图的注脚

理想国

(全译本)



柏拉图◎著 李美静◎译



Wuhan University Press
武汉大学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理想国/(古希腊) 柏拉图著; 李美静译. —武汉: 武汉大学出版社, 2011.1

ISBN 978-7-307-08386-8

I. 理…

II. ①柏… ②李…

III. 古希腊罗马哲学

IV. B502.232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0)第250084号

责任编辑: 党 宁

文字编辑: 5biao

审 读: 代君明

责任印制: 人 弋

出 版: 武汉大学出版社

发 行: 武汉大学出版社北京图书策划中心
(电话: 010-63978987 传真: 010-63974946)

印 刷: 北京华宝装订有限公司

开 本: 787×1092 1/16

印 张: 19

字 数: 300千字

版 次: 2011年1月第1版

印 次: 2011年1月第1次印刷

定 价: 28.00元

版权所有, 盗版必究(举报电话: 010-63978987)

(如图书出现印装质量问题, 请与本社北京图书策划中心联系调换)

出版者的话

《理想国》是一部在哲学史乃至人类思想史上最具奠基性的经典著作，是一部值得你反复阅读的名著。

《理想国》讲什么

《理想国》又译作《国家篇》、《共和国》等，堪称西方第一部政治学著作，共分10卷，一般认为属于柏拉图中期的作品。柏拉图是西方第一个系统地论述“正义”的哲学家，可以说《理想国》就是一部正义论。该书自始至终贯穿着“正义”这条主线，正义论是《理想国》中法律思想的出发点和归宿。它通过苏格拉底与他人的对话，给后人构画了一个完美正义的城邦。这个城邦分为三个阶层：受过严格哲学教育的统治阶层，保卫国家的武士阶层，平民阶层。当三个阶层中的每一个人各尽其职、各安其位时，国家便达到了正义的境界。同时，柏拉图在书中还借苏格拉底之口，道出了自己的理念——鄙视个人幸福，无限强调城邦整体、强调他一己认为的“正义”——“各守本分，各司其职”。

《理想国》是一部哲学大全，不仅是柏拉图对自己此前唯心主义哲学思想最为完整系统的著述，而且还是当时各门学科的综合——探讨了哲学、政治、伦理、教育、文艺等各方面的问題。

《理想国》以理念论为基础，构画了一个系统的理想国方案，成为其后各种作为社会政治理想所提出的乌托邦方案之滥觞。

两千年的西方哲学史都是柏拉图的注脚——英国著名哲学家、数学家及教育理论家怀特海如是说。

《理想国》于人生三阶段的影响

少年读《理想国》，会为书中善、恶、正义、不正义、快乐、痛苦、智慧、勇敢、平等、自由、公产、公妻等话题的“严谨”论述兴奋莫名，跃跃欲试，会为苏格拉底滔滔不绝的辩才折服；对其景仰之情亦会一发不可收拾……即便囿于现实不能奉行苏氏“理想”，也会在胸中恣意“柏拉图”。

中年读《理想国》，会对“理想”报以蒙娜丽莎式微笑，然后在夜深人静时，偶尔触摸一下心房，想想当年那里也曾热血强劲。这时期对待“理想”和现实的态度犹疑不定：某些时候对现实心生苦涩，对“理想”一往情深；某些时候对“理想”心生警惕，对现实欣然接纳。

老年读《理想国》，会对苏格拉底滔滔不绝的辩才神秘一笑，笑过之后，想着何时重温“柏拉图”，再见《理想国》。

《理想国》的文艺光芒绵延万世

理想国难以在世间善始善终，但《理想国》的人物已然于史上永垂不朽，这归功于《理想国》的文艺价值。然而邪乎的是，《理想国》的主旨之一是挹伐文艺价值——认为人们易受文艺作品左右，以致对现实看走眼。

好在人民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，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。《理想国》作为蓝图，已少有人相信；作为思想学说，虽仍有拥趸趋之若鹜，不亦乐乎，但其已与“理想”无涉——《理想国》只是学术园地中的一枝，全然失掉了柏拉图以之“王天下”的雄心；可喜可贺的是，《理想国》作为文艺作品，历经千载放射光芒，绵延万世益增其辉。

选择这一译本的理由

对于西方名著的中文译本，读者的要求不外两个：看得懂，看得过瘾。这就要求译者在忠于原著的原则下，充分发挥中文的表述功力，让读者看过译本后，发自肺腑感叹：果然经典。

你将读到的这一译本，不敢说达到了上述高度，但它流畅的行文，着实让书中人物活了过来——他们问答间体现出的各自性情，让你摸得着，看得见。实事求是讲：这一译本最大化再现了原著的文学魅力，让人一读之下不禁击节赞赏，欲罢不能。

目 录

出版者的话	1
第一卷	2
第二卷	34
第三卷	62
第四卷	94
第五卷	124
第六卷	160
第七卷	190
第八卷	218
第九卷	246
第十卷	272

Book One

不论在国家、家庭、军队或者任何团体里面，不正义首先使他们不能一致行动，其次使他们彼此为敌，并且与其对立面——正义的人们为敌。

——苏格拉底

第一卷

【苏格拉底：昨天，我跟阿里斯同的儿子格劳孔一道去比雷埃夫斯港，参加向女神的祈祷。我很想看看当地居民是如何庆祝这个节日的，因为这是他们第一次庆祝。我觉得他们的队列表演很精彩，不过也并不比色雷斯人的表演好到哪儿去。我们做完祈祷，看过表演后，正打算回城，被克法洛斯的儿子玻勒马霍斯从远处看见了。他让家奴赶过来挽留我们。家奴从后面拉住我的披风说：“玻勒马霍斯希望你们能等一下。”

我转身问他玻勒马霍斯在哪儿。

家奴说：“他在后面，马上就到。请你等等他。”

格劳孔说：“好的，我们会等他。”

不一会儿，玻勒马霍斯赶上我们，格劳孔的弟弟阿德曼托斯和他在一起，此外还有尼克阿斯的儿子纳斯瑞特斯，以及另外几个人，显然他们都是参加完表演后赶来的。】

玻勒马霍斯：苏格拉底，看起来你们要离开这里回城去。

苏：你猜得不错。

玻：但你注意到我们有多少人吗？

苏：看到了。

玻：那么好！除非你能证明你比我们所有人都强大，否则就留在这里。

苏：难道没有其他选择吗？我们可能说服你们，同意我们回去。

玻：但如果我们不愿听，你能说服我们吗？

格：当然不可能。

玻：好，我们就是不听，你最好下定决心留下来。

阿德曼托斯：难道你们不晓得今晚有马背上的火炬接力赛吗？

苏：马背火炬接力赛？有点新意。他们会骑在马背上，手里拿着火把进行接力比赛？还是指别的？

玻：就是接力赛，同时还有一个通宵的庆祝会——值得一看哪！晚饭后我们就会上马，去参加欢庆会。我们会遇见这里许多年轻人，好好讨论一番。所以留下来，按我们说的做。

格：看起来我们不得不留下来。

苏：如果你这么认为，那我们就留下来吧。

[于是我们去了玻勒马霍斯家。在那里见到了玻勒马霍斯的兄弟里萨斯和尤斯迪马斯，此外，来自查尔斯冬的色拉叙马库斯，来自比俄尼亚的查尔曼泰德斯，阿瑞斯托尼玛斯的儿子克勒托丰也在那里。玻勒马霍斯的父亲克法洛斯也在家里。我感觉他看上去很苍老。要知道，我有段时间没见过他了。他坐在带垫子的椅子上，头上戴着花冠，刚在庭院里供奉完毕。屋里四周放着一些椅子，于是我们在他旁边坐了下来。克法洛斯一看见我，就向我表示问候。]

克法洛斯：亲爱的苏格拉底，你不常来比雷埃夫斯港看我们——其实你应该来。假如我身体还行，能够进城，就不用你赶来，相反，我会去看你的。可现在我不行了，你应该多到我这里来呀！我希望你知道，你明白吗？至少就我的情况而言，当其他的乐趣——身体上的乐趣日益减少，我爱上了机智的清谈，而且越来越喜爱。所以请你一定答应我的请求：来这里和这些年轻人讨论交流，留下来和我们在一起，就像对待你的密友和亲人一样。

苏：我一定会的，克法洛斯。事实上，我喜欢跟年老者交谈。我认为我们应该向年老者学习，他们就像经历了漫长人生之路的旅者，我们或许不得不跟随他们，无论这条路是曲折艰难，还是平坦顺利。而且我会非常乐于发现您在想些什么。克法洛斯，鉴于您已经跨进了诗人所谓的“老年之门”。那么我想问：老年生活充满痛苦吗？你怎样描述它？

克：苏格拉底，我会把我的感想原原本本告诉你。要知道，我们几个岁数相当的人经常聚在一起，以便老故事能保留下来。大家聚在一起时，大多数人都感到无限悲伤，他们极其想念年轻时的种种快乐，追忆着逝去的年华，包括性爱、酒会、节日，其他伴随一生的事物。他们感到恼怒，仿佛被剥夺了重要的东西，只有从前的生活才是生活，现在的日子根本就不是生活。另有些人抱怨，因为上了年纪，甚至连亲戚也会报以奚落。总之他们认为，年老就意味着痛苦伤感的开始。但我并不认为他们找到了真正的原因，苏格拉底。毕竟，如果

年老问题的真正根源，那么我自己也会有这样的体验，至少在涉及年老的问题上，而且每一个和我一样年老的人都会如此。可是事实上，我遇到不少的人，他们的感觉并非如此——特别是诗人索福克勒斯^[1]！有一回，我跟他在一起，正好碰上别人问他：“索福克勒斯，性爱不再的生活如何？这么大年纪你还能和女人做爱吗？”“小声点，男士，”他说，“我很高兴能从性爱中解脱出来，就像奴隶从疯狂凶狠的奴隶主手里解脱出来一样。”我当时觉得他说的有道理，现在更是这样认为。你看，上了年纪使人摆脱所有这些俗事获得平静和自由。当欲望停止向我们施压时，索福克勒斯所说的事情发生了——我们从许多疯狂的“奴隶主”手中解脱出来。

但是，苏格拉底，在所有这些问题中，以及和亲人相关的问题中，真正的原因不在于年老，而在于人的生活方式。如果他们年老而心满意足，年老只会带给他们些许麻烦；如果他们不是如此，苏格拉底，那么不仅年老，年轻一样会带给他们很多烦恼。

[我对克法洛斯的话深感钦佩，希望他能谈得更多些，于是怂恿他说：]

亲爱的克法洛斯，我想，一般人是不接受你这番言论的，相反，他们会认为你之所以能轻松地享受老年时光，并不是因为你的生活方式，而是因为你很富有。他们会说，“富有的人当然有许多安慰”。

克：是这样，他们没有被说服。他们的反对是有道理的，但事实并没有他们所想的那样严重。地米斯托克利的反驳正好适用于此处。色里芬侮辱地米斯托克利，说他获得名誉并不是由于他自己的成绩，而是由于他是雅典人。后者是这样回答的：“如果你出生于我的城邦，或是我出生于你的城邦，我们两个都不会有名。”对于那些并不富有并认为年老难以忍受的人，同样可以用这些话来回敬他们。一个与贫困相伴的好人固然不容易忍受年老的生活，但是一个坏人即使富有，到了老年其内心也是得不到满足和宁静的。

苏：克法洛斯啊！你的大多数财富是继承来的，还是你自己创造的？

克：苏格拉底，你是问我自己创造了多少财富？就自己创造的财

[1] 索福克勒斯（约公元前496年—公元前406年），雅典人，雅典三大悲剧作家之一。

富而言，我介于祖父和父亲之间。我的祖父继承的财富和我现有的一样多，经他的努力家产翻了好几倍，然而我的父亲里撒尼阿斯，却使家产减少到比我现拥有的还少。至于我，只要留给孩子们的财富不比 I 继承的少，而是稍微多一点儿，我就心满意足了。

苏：我之所以这样问你是因为你看起来不像是个爱钱之人。不自己创造财富的人通常不爱钱，而那些白手起家的人通常都很爱惜自己的钱财。就像诗人爱自己的诗篇，父亲爱自己的孩子，财富创造者看重自己的钱财，不仅仅是因为钱有用（就像其他人认为的那样），而且还因为钱是他们自己创造的产品。这使得人们很难与其相处，因为他们不愿意赞美任何事物，除了财富。

克：是这样的。

苏：事实上的确如此。我们谈点别的吧——你认为拥有财富的最大益处是什么？

克：我的回答或许不能说服大家，但是，苏格拉底，你很清楚，当一个人认为自己接近生命的终点时，会感到异常恐惧并担心一些以前不曾害怕的事情。有关地狱的种种传说，有关某人在人世作恶，死了到地狱接受惩罚的故事——以前当作娱乐的故事，现在使他的灵魂备受折磨——也许这些都是真的！

不管是因为清醒地意识到自己年老体弱，还是因为自己在接近另一个世界且对此有了一个清晰的认识，他内心都充满了恐惧和不安。他开始扪心自问：有没有不公正地对待过别人。如果他发现自己此生做了很多不讲道义的事，就会像孩子那样时常在梦中惊醒，充满恐惧。但一个公平正义的人，正像品达所说的：永远满怀希望，即使年老，依然老有所依。苏格拉底，他描述某人过着正义而虔诚的生活：

甜美希望在心田，
老有所依。
指引凡人的思想，
希望作帆。

他的描述是多么美妙啊！正因如此，我认为并非对每个人，而是对一个正义而年老的人而言，拥有财富是非常有价值的。拥有财富的好处是巨大的：不必无心欺骗或对别人撒谎；当他要离开去另一个

世界时，也不必为亏欠神的祭品或欠他人钱财而充满恐惧。拥有财富还有很多其他益处，但相比之下，苏格拉底，对于一个有头脑的人来说，我认为上面所说的才是拥有财富的最大益处。

苏：精彩的观点，克法洛斯。但说到“正义”本身，难道仅仅是说真话、欠债还钱吗？或者是不是有时候这样做是正义的，而有时这样做就是不正义的。我是说这样的情况，比如，一个人在好友清醒时借走了他的武器，如果后来好友疯了，要向这个人索回武器，任何人都都会说不能还给他——如果还给他，违反正义，并且任何人都不会愿意把全部真相告诉处于疯狂状态的人。

克：是这样的。

苏：那么，这就不是正义的定义：说真话，借什么还什么。

玻勒马霍斯打断说：一定是这样，苏格拉底，如果我们相信西蒙尼德所说的。

克：好！那么，我把讨论的任务交给你俩了。现在该我去上供了。

玻：那么，我——玻勒马霍斯就是您的接替者了？

克法洛斯笑着回答：当然！

[之后克法洛斯离开去祭祀。]

苏：那么讨论的接替者，告诉我们，你认为西蒙尼德有关正义的什么说法是正确的？

玻：他说亏欠什么就给予什么就是正义，我觉得他的说法是正确的。

苏：好的，现在，反对西蒙尼德的说法是不容易的，既然他是个智慧如神的人物。但他的话究竟是什么意思，或许你了解，玻勒马霍斯，而我却不明白。很显然，他的意思不是我们刚才所说的——将借自某人的物品归还某人，即使他已经陷入疯狂。不是吗？

玻：是的。

苏：而当物主失去理智时，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该还给他，是不是？

玻：是的。

苏：那么，看来，西蒙尼德说正义是亏欠什么归还什么，必是另有所指。

玻：事实上是另有所指。他的意思是朋友间彼此亏欠的是善的东

西，而不是那些恶的东西。

苏：我明白了。你的意思是当双方是朋友，并且给予和获得将产生害处时，彼此不必奉行西蒙尼德所说的正义原则——这是不是你说的西蒙尼德的意思？

玻：当然是的。

苏：那么，这种情况——亏欠敌人的是否该归还呢？

玻：是的，无论如何都应该归还。而事实上亏欠了他们什么？在我看来，敌人欠敌人的也恰好是某种适当的东西——某种称为恶的东西。

苏：那么，看起来似乎西蒙尼德在说谜语——就像一个诗人一样——当他解释什么是正义。他的意思似乎是，正义就是给每个人适当的回报，这就是他所谓的“欠什么还什么”。

玻：你认为他的话还有其他方面的意思吗？

苏：那么，要是有人问他：“西蒙尼德，医术所给的适当的回报是什么？这些回报给了谁？”他如何回答？

玻：显然，他会回答：医术把药品、食物、饮料给予人的身体。

苏：烹饪所给的适当的回报是什么？给了谁？

玻：烹饪把美味给予食物。

苏：好，现在我们所说的正义所给的适当回报是什么？给了谁？

玻：苏格拉底，如果我们接着前面的回答，那么，正义就是“把收益带给友人，把损害带给敌人”。

苏：他的意思是友好地对待朋友，恶劣地对待敌人？

玻：我相信是。

苏：在疾病和健康方面，谁最能友好地对待朋友，恶劣地对待敌人？

玻：医生。

苏：在海上遇到暴风雨的时候呢？

玻：船长。

苏：那么，正义的人呢？在什么行动中，在什么工作中，最能使朋友受益并使敌人受损？

玻：在战争和结盟的时候，我想。

苏：好的。现在，玻勒马霍斯，当人们不生病时，医生就毫无益处了？

玻：是的。

苏：同样，在不航海时，船长也是无用的？

玻：是的。

苏：那么，不打仗时，正义者不也是无用的？

玻：不，我不这样认为。

苏：所以，正义在和平时期也有用处？

玻：是的。

苏：农业也是有用的，是不是？

玻：是的。

苏：为的是提供农产品。

玻：是的。

苏：制鞋当然也一样？

玻：是的。

苏：为的是获得鞋子——我猜你会这么说。

玻：当然。

苏：好！告诉我，在和平时期，正义在什么事情中是有用的？

玻：在订立契约的事情中，苏格拉底。

苏：你所指的订立契约，是指合伙契约，还是指别的？

玻：当然是指合伙契约。

苏：那么下棋时，一个优异而有益的伙伴，是正义者还是技艺精湛的棋手呢？

玻：技艺精湛的棋手。

苏：在垒砖盖房时，相比瓦匠，正义者是否是更好、更有益的伙伴呢？

玻：不是。

苏：那么，在哪种合伙关系上正义者相比瓦匠和琴师是更好的伙伴，就像在演奏时琴师相比正义者是更好的伙伴一样？

玻：我认为是在金钱的事情上。

苏：玻勒马霍斯，我们先把使用金钱的事情排除在外。要知道，无论何时一个人需要买卖马匹，我想马匹饲养者都是更有益的伙伴，对吗？

玻：很显然是这样。

苏：在船只的买卖上，造船商或船长岂不是更好的伙伴？

玻：看起来是的。

苏：那么在金钱的何种用途中，正义者是更有益的伙伴呢？

玻：当你必须妥善存放金钱时，苏格拉底。

苏：你的意思是，当你无须使用金钱而只需保存金钱时？

玻：当然。

苏：所以当金钱不被使用的时候，正义才是有用的？

玻：看起来是这样。

苏：而当一个人需要保管剪枝刀时，正义无论对合伙关系还是对个人而言都是有用的；但是当你需要使用它时，花匠的技术就更有用了。

玻：很显然是这样。

苏：那么你也会说，当某人需要保管盾牌和琴而不使用它们时，正义是有用的，而在你需要使用它们的时候，士兵和琴师的技艺才是有用的。

玻：我不得不这样说。

苏：这么说，所有的事物都是如此——使用它们，正义就无用；不使用它们，正义就有用。

玻：看起来是这样。

苏：我的朋友！如果正义仅仅是在物品没有使用时才是有用的，那么正义也就不是什么卓越的品质了。但让我们考虑一下下面的观点：打斗的时候，无论是拳击，还是其他架势，是不是最善于出击的人也最善于防守？

玻：当然。

苏：那么，是不是善于预防疾病的人，也最善于无意中造成疾病？

玻：我是这样认为的，无论别人怎么看。

苏：那么敌人最好的守护者，恰恰是最能盗取敌人计划和战略部署的人？

玻：当然。

苏：所以，无论何时，某人是某件物品的好看守，他也必定善于盗取它？

玻：看起来是这样。

苏：所以如果一个正义的人善于保管金钱，他也一定很善于

偷钱。

玻：至少论点表明是这样的。

苏：那么，看起来似乎是——一个正义的人最终证明是一个高明的盗贼！你或许是从荷马那里得来的这个看法。因为荷马很欣赏奥德修斯的外公奥托里克斯，说他在偷盗和发假誓方面举世无双。所以，按你、荷马和西蒙尼德的意思，正义似乎是与偷窃类似的东西——对朋友有益，对敌人有害。你说的是这个意思吗？

玻：不，不是这样的。但我并不知道我想说的还有什么了。不管怎样，我都认为对朋友有益、使敌人受损就是正义。

苏：说起朋友，你是指那些人们认为优异而有益的人呢，还是指那些实际上真正优异而人们并非这样看的人呢？同样对于敌人，你是指那些人们认为坏的人，还是指那些人们认为不坏，其实真坏的人呢？

玻：很可能，人们总是喜欢那些他们认为好的人，而恨那些他们认为坏的人。

苏：但人们不会把这些弄错吗？很多看起来好且有益的人其实不是，反之亦然。

玻：人们确实会犯这种错误。

苏：所以，人们会把好人看作敌人，把坏人看作朋友？

玻：无疑会这样。

苏：这么一来，使坏人受益，使好人受损也是正义了？

玻：似乎是的。

苏：但好人是正义的，不会做不正义的事。

玻：是的。

苏：那么，根据你的解释，使坏人受益倒是正义的？

玻：完全不是，苏格拉底，我的解释似乎是有问题的。

苏：那么使不正义的人受损，使正义的人受益，是不是正义？

玻：这个观点似乎好于前面的观点。

苏：那么，接下来，玻勒马霍斯，对于很多人而言——那些判断有误的人——伤害他们的朋友，因为他们认为后者对自己不好；帮助他们的敌人，因为他们认为后者对自己好，反而是正义的。所以，我们的主张就刚好跟西蒙尼德的意思相反了。

玻：是的，结论必然是这样。但让我们改变我们的定义，因为看

起来似乎我们没有正确地定义朋友和敌人。

苏：玻勒马霍斯，我们是如何定义朋友和敌人的？

玻：我们把某人认为好的人定义为朋友。

苏：那么现在我们该如何修改呢？

玻：我们应该说，某人认为好并且确实好的人才是朋友，某人认为好但并不真好的人则不是朋友。关于敌人，亦是如此。

苏：根据这一解释，那么，好人就是朋友，坏人就是敌人。

玻：是的。

苏：所以你喜欢我们对之前所说的正义之人有所补充。那时我们说，友好地对待朋友、恶劣地对待敌人就是正义。现在你想我们加上这一点：友好地对待朋友，只要他是好人；恶劣地对待敌人，只要他是坏人。

玻：是的，这似乎是我说的意思。

苏：无论何种情况，一个正义的人应该伤害其他人吗？

玻：当然可以，他应该使那些既坏又敌对的人受损。

苏：当马匹受到伤害，它们是变好了还是变坏了？

玻：变坏了。

苏：我们应该着眼于使狗变好的美德，还是使马变好的美德？

玻：使马变好的美德。

苏：当狗受到伤害，它们变坏了，这与使狗变好的美德有关，而不是与使马变好的美德有关？

玻：必然如此！

苏：那么，伙伴，我们人类呢？我们是不是可以这样说：人受了伤害，人类的美德就变坏了？

玻：当然可以这么说。

苏：正义是不是一种人的美德呢？

玻：是，必然如此。

苏：那么，亲爱的玻勒马霍斯，受了伤害的人必然会变得更不正义。

玻：似乎是这样的。

苏：现在，音乐家能用音乐使人更不懂音乐吗？

玻：不可能。

苏：那么马术师能用马术使人变得更不会骑马吗？